

先正讀書訣
校讎通義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先正讀書訣

周永年輯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先正讀書訣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周 永 年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廠 印 刷

先正讀書訣

本館據靈鷲閣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兩漢以後。學無師承。其驚乎淹博者。既以見聞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溺於徑約者。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諸曠蕩空虛之域。此顏氏家訓所以有不如無學之歎也。海門王明府同年向刻先正讀書訣。濟南周書昌先生所輯也。惜傳之未久。遂致散佚。今其令嗣子梅矧資重付剞劂。函商於余。讀之如對明師。如逢益友。其諄諄訓誨之詳。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矣。夫良醫救世。脈訣爲先。若立法用方。不過稽之典籍。以擴其識。驗之閱歷。以練其才。至於診脈之訣。則必審陰陽消息之機。辨五行生剋之理。而又參以虛實標本之錯綜變化。庶臨證卓然有定見。而不至爲羣言所惑。今觀是編所載。致知力行。諸法悉備。要皆古人之成方。非於博文約禮之外。別有所謂循循善誘之訣也。而其不言之奧。未發之隱。則在善讀書者專其力於聖賢之言。淬其志於身心之學。慎其志於國家成敗之數。考其實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如是而後本讀書之法。以求入德之方。則表裏精粗。同條共貫。他日正人倫。端風化。胥於是乎在焉。若祕守此編。而以爲弋取功名之具。則有負書昌嘉惠後學之苦心。而亦失海門公諸同好之雅意也。

同治四年七月。壽陽祁雋藻。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上元運轉。人心亦將復其真樸。於是士君子皆思從實地導引後生。而言理之書日出。近日屢見重刻小學。又見刻訓子書。而先正讀書訣一編。既刊遭毀者。又得一時善士重刻以廣其傳。而子梅乃屬序於余。余愧少讀書。少壯蹉跎。未有提策。惜見此書已晚。敢序此書邪。竊按本書未見原序。道光中復刻爲子梅之尊人。既有序矣。孔敍仲又爲之序。固無待爲贅言。但處教學怠弛之日。幸有振作奮興之機。得此訣而庠校俊髦。家塾子弟。人人皆覺讀書爲先務。而不徒埋沒真性於爛時文殘典類之中。則是編一行。大有造於當世學者。非獨使稷下儒流日起而有功也。至書中皆前賢諸論。雖未編排類次。殆未經纂成之本。先輩所爲。難以更動。若讀者得抄其一二條。受益已多。亦不必求全於著書之格式矣。

同治乙丑五月朔日。會稽宗稷辰書於山東運河道署。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先正讀書訣。歷城周書昌先生集也。自帖括之學興。而學術失。而治術亦失。蓋先正讀書之法。渺矣。是書會萃先儒讀書之法。頗爲救時良劑。前曲阜令王海門曾爲刊板。而燬於火。其子子梅又將鳩費重刊。以紹先志。請余爲序。原本乃先生未成之書。徵引時代。前後不無參錯。且有複出者。余略爲釐正。去其冗長者。以歸之。願世之讀是書者。一留意焉。

同治丙寅春。朝邑閻敬銘。

先正讀書訣序

士人讀書。必由博反約。博矣而未能約者。非約之難。不善用其博也。經史而外。諸子百家。雜說紛紜。苟無識以主之。將必矜奇好異。泛濫而無所底止。此歷城周書昌先生先正讀書訣之所由作也。先生一代名儒。被徵爲翰林。纂修四庫書。其所見書多矣。又嘗購書十萬卷。築借書園。祠漢經師。發明源流。以招致來學。其讀書之博。爲何如哉。顧必諄諄於先正讀書三致意者。懼後學之無師承。不能由博反約。以底於成也。今年余遊歷下。先生曾孫雲坡子完由王海門明府見示此冊。敬誦數過。其引據經史子集。旣該且詳。則必精之又精。慎之又慎。誠恐少涉歧途。爲誤匪淺。先輩之望於後進者。固如是其肫且摯也。世嘗有學識異人。望洋自阻。而教者懼其名將跨我。或絕之不使進。或進之而不肯畢。示其出入之訣。遂使英俊沮落。迄無成就。此有志者所浩歎也。觀先生之用心。眞欲使天下後世後生小子。咸登道岸。豈徒教人以忠已哉。王明府將爲醴資付梓。余樂觀其成而爲之序。

道光壬寅秋九月中澣。曲阜後學孔憲彝拜讀。

先正讀書訣序

淮孟年從阮芸臺、唐陶山、汪瑟庵、張古餘、程瑤田、張存之諸先生論文。咸慕周書昌太史篤學立品。多藏書。著作必富。惜米一見也。暨作宰東魯。與翰風、張君、樹人、徐君訪祕簡於藉書園。水竹環碧。縹緗凌雲。古香藹靄。絃誦聲達戶外。登禮堂。肅然景仰。遣型宛在。子完茂才。太史曾孫也。敦品修行。學有淵源。詢知太史著作無稿。余然疑焉。越十有三年壬寅春。兒子鴻訪子完。得太史手輯先正讀書訣。余三復之。審太史學深志廣。不屑以詞章見。其輯書至意。教學苦心。孔君繡山已敍之矣。世之學者。或失疏陋。或失馳驚。或失隱怪。而拘迂矧急功名。營利祿。囿風氣。好辨難耶。於戲。讀書而能識聖賢要旨。味經史精腴。通古今常變。正國家經權。窮則著爲文章。達則政行利濟。豈易學哉。豈易學哉。淮誦習半生。願承先正之教。而覽是書之晚也。假年以學。壯悔自嗟。又未得與昔日師友同觀而討論之。感且深焉。爰與合志者。釀金付剞劂。命兒子鴻選工校栞。書之流傳海內。不僅窮鄉僻壤。孤無師承者。樂奉楷模。凡誦是編。學先民正則。思爲有用偉人。九京可作。太史其庶慰乎。刻既成版。歸子完藏之。故識其緣起。并書助資校錄姓氏於簡端。

道光歲在昭陽單閏如月朔。天津後學王大淮書於歷下海右亭中。

重刻先正讀書訣序

長梧子曰。予昔爲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夫爲禾如此。讀書亦豈有異哉。是故泛覽博觀。涉獵餽飮。味精義之歸宿。失微意之所在。逐末忘本。考衷鮮當。此鹵莽之類也。恃其強很。傳會穿鑿。逞其矯誣。文奸飾僞。不揆時而度義。或是古而非今。違其經常。陷於非僻。此滅裂之類也。昔者聖門嘗論之矣。孔子曰。畏聖人之言。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綜觀諸說。讀書義類盡矣。乾隆時濟南周書昌先生著先正讀書訣。蓋本孔孟之緒論。而上求之經典。復博采唐宋以來諸儒之說。其所以杜鹵莽滅裂之弊。可云深切著明矣。學者苟循是而求之。庶幾學術正而人心亦正。推之治國平天下。罔弗由之。其書山左盛行。今先生元孫少傅大令重刻於蜀。以廣其傳。屬余爲之序。余昔聞何子貞世兄稱述先生苦志力學。自博反約。爲山左諸儒冠。輒心儀之。復與少傅尊人寶傳貳尹交好。悉其家世。爰撮此書大旨。而序其緣起焉。

光緒四年歲在戊寅七月。吳郡顧復初序。

周先生傳

曲阜桂馥撰

周先生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緝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聲色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大姓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余買田築借書園祠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苦力屈不就顧余所得書悉屬之矣縣令胡德琳延先生於青州李文藻同修歷城縣志卽出其書肆力搜討旣成學士朱筠目以詳慎後成進士欲入山治儀禮被徵纂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當是時海內學人集輦下皆欲納交投刺踵門然深相知者新安程晉芳歸安丁杰餘姚邵晉涵數人而已借館上書屬余爲四部考傭書工十人日鈔數十紙盛夏燒鐙校治會禁借官書遂罷先生於經史百氏之言覽括略盡觀其大義不讐章句自謂文拙不存稿故歿後無傳焉

論曰北方學者目不見書又尠師承是以無成功使先生講授借書園中當有一二後起者顧吞志以歿惜哉朋輩多習浮文逐虛譽先生刊落華藻獨含內美學思堅明識解朗悟汪汪千頃波豈澗溪沼沚之可徒涉乎其於先輩雅慕顧亭林李榕村閻潛邱方望溪於鄉人則稱張稷若斯可以得其志趨矣

周書昌先生別傳

會稽 章學誠撰

予去京師四年。春明故人日益以遠。今年邵晉涵與桐氏書來。言書昌病歸狼狽。殊可念。俄又書來。言書昌死矣。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秋七月也。哀哉。予自己丑庚寅間。京師聞書昌名。未得見。辛卯始識與桐。欲訪書昌。時二君甫成進士。俱罷歸銓部。意不自得。先後出都門。予亦遊涉江湖。不遑安處。乙未入都。二君方以夙望被薦。與休甯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遇。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爲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勾填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閒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爲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浸浸乎移風俗矣。予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藉書園者。書昌之志也。書昌故溫飽。橐餒於書。積卷殆近十萬。不欲自私。故以藉書名園。藉者。借也。嘗以其意請予爲藉書目錄之序。予序之曰云云。書昌志旣美而不就。當世亦復迂之。故生平不得展其意氣。四庫館開。旣以夙望被徵。嘗欲行其平日之見。盡表遺籍。設法勸誘。使人刊布流通。且爲學者無窮之利。而已身與同列者竭所知能。悠遊寢食其中。將以庶幾得當。而於程功刻日。遷秩敍勞。皆未有以計也。事多扞格不行。宋元遺書。歲久湮沒。畸篇贅簡。多見采於明成祖時所輯永樂大典。時議轉從大典采綴。以還舊觀。而館臣多次擇其易爲功者。遂謂搜取無遺矣。書昌固執以爭。謂其中多可錄。同列無如之何。則盡舉而委之書昌。書昌無間風雨寒暑。目盡九千

鉅冊計卷一萬八千有餘。丹鉛標識。摘抉編摩。於是永新劉氏兄弟公是公非諸集以下。又得十有餘家。皆前人所未見者。咸著於錄。好古之士。以爲書昌有功斯文。而書昌自是不復任載筆矣。庚子辛丑之間。四庫全書將竣。而館閣被命特修之書。若開國方略。滿洲源流。職官表。河源考之類。指不勝屈。皆於趨成。以入四庫著錄。館閣撰述需人。翰林稍知名者。一人常兼數館。又借才外曹。若進士舉貢諸生。未得官者。或借以超資換階。紛然競赴功名之會。而書昌皆不得與。意泊如也。書昌闕於世故。惟讀書不欺。其與人也忠信。而自爲謀往往明大而疏於細。據其理不甚詳察於人事。以是益迂之。初入翰林。以爲官清則貴有守。惟治生有具。乃可無求於人。於是鬻間架。權市貨。倩賈客爲之居廩。俄而大耗其貲。則矍然省曰。商賈末也。力農本也。棄本逐末。我則疏矣。則又僦田講求藝植。倩農師爲之終畝。凡再遇豐年。而僦田所獲。不足償其糞溉。則又矍然省曰。農夫耒耜。士之贅也。我不食業。而耕是謀。失吾本矣。遂評輯制舉之文。鐫印萬本。以爲諸生干祿者資。其文多組織經史。沈酣典籍。意在卽舉業而反之通經服古。自謂庶幾義爲利矣。然而應科舉者多迂之。印本不售。而刻印資多。券質責逋。計子母卽鬻萬本不足償。於是至大狼狽。凡書昌計治生。知其事者無不規諫。雖妻子亦力阻。而書昌自喜益深。黠者或從中暗規其利。書昌又坦懷無逆億。故以溫飽之家。購書無幾。至三變計而愈慳不支。然其讀書實深有得。而流俗視之。乃與言治生等。嗟乎。人固不易知。知人讀書之有所得。則要不易。自孔氏之門。顏曾游。夏不專一律。孟子王齊反手。身當七百名世。而非田封建。一則曰聞其略。再則曰此其大略。諸侯之禮。則未之學。荀卿深明禮樂。詳於

制數雖推施不及孟子。而於入孝出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實無愧焉。人豈可一律哉。自有謂坐言起行譏宋儒爲無用者。於是經術淵閎之士或於世事稍疏。卽爲儒者詬病。不知守先待後責固不輕。而書昌勤學而不爲名。心公而無私於利。粹然古之醇儒。不知者譏其所見之偏。卽知之者亦徒震於學識之博。而於書昌之所自得則皆未有當也。書昌於學其大者溯源官禮。嘗謂宋儒以後學統授受學案異同言人人殊。皆逐末而遺本。夫學安得有統。周官禮千古之學統。學安得有案。春官禮千古之學案也。又曰君子思不出位。位於古文同立。惟禮有定位。故立不易方。不知禮無以立也。鄭孔諸儒之於禮經。往往張之或失其位。周官之禮遂失其傳。而人且無所措手足矣。故於宮室制度登降儀節講求甚悉。以謂學而不明於此。皆面牆也。又曰學必求諸身心。戴山劉子以後遂無深造自得之學。其紛紛爭宗旨者。市於學也。旁涉佛藏博綜探索。自謂有得。嘗謂告子言生之謂性。人知其爲佛氏所宗。不知彼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乃是陰闢儒行。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乃是陰闢道流。蓋其意以儒者存養省察爲反求諸心。道家飛伏修鍊爲求助於氣也。聞者雖疑信不定。然其所見卓然不可易也。始予遊京師。於書肆見偉丈夫黝澤而髯。取肆書都目流覽絕疾。似無所當意者。掉臂竟去。予微跡之。益都進士李文藻也。後見書昌髯偉絕類李君。因悉李君志奇好古。亦似書昌。時李已出爲廣東知縣。與書昌往復搜刻山東前輩遺書。不遺餘力。予恨未得交李君也。同時聊城鄧汝功德州梁鴻嘉皆篤學嗜古。不爲時名。推爲山東士望。李君卒廣西同知。以詩別書昌。意謂梁鄧先後下世。以次及李。因擬書昌爲魯靈光。今十年爾。而書昌又

逝。悲夫。書昌諱永年。書昌其字。自號林汲山人。其先浙江餘姚人也。自太高祖遷居歷城。祖母劉以節孝旌。考諱堂。國學生。孝行聞於鄉里。母王有淑德。閭黨稱之。書昌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特授翰林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文淵閣校理。乾隆四十四年。貴州鄉試典試官。卒年六十有二。子震甲。乾隆四十五年舉人。予與書昌交。終始於與桐。居京師。嘗困躓少歡。過二君。輒忘患苦。能作竟日談晏。書昌方欲儻田治生。有老農爲述田家樂事。娓娓入人。予聞之意移。亦欲共書昌效徹田遺意。獨與桐謂未可信。予詢其故。與桐曰。農田之必有利。猶讀書必有益也。農子聞大儒言讀書之功。而舍其耒耜以求占畢可乎。予曰。我輩歸老故山。得有田圃林泉之勝。三數知契。衡宇相望。絃誦之餘。因而課耕問蒔。朝夕過從。人在士農之間。不亦可乎。與桐書昌皆色然有慕。斯言猶在耳也。不知感慨繫之矣。與桐書言書昌且東歸。自知不起。屬與桐寄語。俾予爲傳。予爲書昌不好名。傳不足以慰地下也。若其讀書有以自得。區區欲以己之所有。公於斯人。則予與與桐所爲心折者爾。

先正讀書訣

清 歷城周永年書昌甫輯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傳。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周

王秋山曰。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非急暴而不能恆。則必苟且而不可

恆。易解。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傳。不恆其德。无所容也。周

郭白雲曰。過中則不恆。不恆則日入於小人域。項平甫曰。无所容者。動靜皆不可也。觀象行無常

度。則己不安。事無常法。則物不順。易解。

上六。振恆凶。象傳。振恆在上。大无功也。周

呂東萊曰。立天下之大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易解。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周

何元子曰。艮其背。主靜之功。學者之事也。人之精神。盡在於面。不在於背。故聖人教之以艮其背。此求

止法也。使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端。未始不寂然矣。然而其初未能也。必自艮背而

入。易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傳。艮其限。危薰心也。周